

歷史空間

文：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許競思

從「天下」到「國際」：中國世界觀的變化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反映了傳統中國人理想中對人生規劃的不同層次，而當中「天下」一詞的語義亦隨着時代的推進而產生變化。四川大學歷史文學院教授王東杰早前應邀到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作演講，便分析了以中國為中心的「天下觀」之形成與瓦解，以及自十九世紀中晚期以來「國際」觀念如何慢慢被建構出來。

「華夏中心論」與天下秩序

王東杰教授在講座甫開始時便指出，「天下」觀念主要依循兩不同的圖式發展：政治統治圖式及文化方位圖式。從政治的層面來看，早於商代的時候，我們便可透過殷人所行的「五服制」來理解中原王朝與其周邊族群的關係及互動。所謂「服」，是指「服事天子」之意；而「五服」，便是以王畿為中心，按相等遠近作正方形或圓形邊界，依次劃分區域為甸服、侯服、綏服、要服、荒服。離王畿越近的地區，被視作較文明的領域，當地諸侯需要繳納的穀物及承擔的義務便越多；相反，「要服」和「荒服」為與王城相距較遠的「夷地」，因此也是流放罪犯的地方。一直到周朝，「封建制」（封土建國）便正式建立出以「天子」為「天下共主」的秩序。在封建制度下，周王又稱為「天子」，具有高高在上的權威，可分封周姓和功臣到各要地；而被封的「諸侯」在封國內對「卿大夫」繼續分封；卿大夫再將土地和人民分賜給「士」。分封制下，下級對上級需承擔繳納貢物、軍事保衛、服從命令等義務，因此逐漸形成了以周天子為首的等級制度。雖然西周後期封建制度開始瓦解，秦滅六國後，更廢封建，置郡縣，建立了中央集權的君主統治制度，但封建制度對「天下」觀念的形成在歷史研究中實為意義深遠。

另一方面，從文化的角度看，「天下」在地理上的意義以外，亦形成了一種強大的道德與文化力量，為中國傳統儒家思想中一個十分重要的部分。顧炎武在《日知

錄》中言道：「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意思是，「亡國」不過為改名換姓，是政權的失落；及至於「亡天下」，則已是仁義禮樂盡失，成了道德的失落。雖然顧炎武指控的是滿清以外族身份入主，剃頭改制，使漢文化失落，但當中把「天下」置於「國」之上的概念，實值得我們留意。面對「夷夏之辨」，王東杰指出，儒家追求「和而不同」，並不主張隨便改變他人的生活習性。因此，在歷史上，雖然對外戰爭時有之，但整體來說，仍是以懷柔及羈縻的政策對待夷狄，以維持天下的秩序。而在個人修養方面，亦是「內外有則，反求諸己」；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講求的便是道德上的個人主義，「修身」後才能整頓家國，治理天下。

中國進入「世界民族」之林

「華夏中心論」的瓦解，始於明末。公元1584年，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印製了《坤輿萬國全圖》，儘管此圖在圖形輪廓和文字說明方面還有很不精確甚至錯誤之處，但在當時已不失為東亞地區最詳盡的世界地圖。此外，雖然利瑪竇為討好中國人，特意把中國放在地圖的中心，但這並不改變當時明朝人對西洋各國的地理位置已有一定認識、眼界大開的事實。利瑪竇之後，艾儒略編譯的《職方外紀》、畢方濟、南懷仁於康熙年間印製的《坤輿全圖》、魏源的《海國圖志》等均進一步擴展了中國的地理知識。

政治上，清末的中國亦開始進入國際大舞台。在晚清以前，因中國一向不承認與其他國家的平等關係，一直便以對待外藩（以朝貢相關事務為主）和處理商務的態度來看待與其他國家的關係。1861年成立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為中國首個正式的外交機構，由最初主持外交與通商事務，到後來擴大至管理辦工廠、修鐵路、開礦山、辦學校、派留學生等，權力越來



■王東杰教授。

越大，舉凡與外國有關的財政、軍事、教育、礦務、交通等，無不歸該衙門管轄，成為清政府的重要決策機構。及至1864年，美國傳教士丁韋良翻譯由英國人惠頓撰寫的《萬國公法》，並由京師同文館刊行，中國正式接受國際法的約束。國際知道的傳入是新的世界觀念形成的重要理論基礎，鄭觀應便從《萬國公法》中懂得中國乃世界一國，而非世界的中心：「公法者，彼此自視其國為萬國之一，可相維繫，而不可相統屬之道也。」

最後，「華夏中心論」的瓦解對中國人帶來極大的文化衝擊。自晚清起，西學東傳，根據錢穆的說法，中國人漸漸意識到「長城以外」的世界，開拓了「耳目之知」，這亦成了當時一連串變法運動的理論根據。譚嗣同所言之「器既變，道安得獨不變？」亦謂如此。

面對「國際」，重建「天下」胸懷

經歷現代化的洗禮，「天下」的觀念已被「國際」取代。「國家」的地位得到高度提升，各地的空間被壓縮得很少；在全球化的大趨勢下，一個國家的事情往往也是國際間的議題，國家的利益因此成了政策上首要的考慮。面對「國際」，作為世界的一員，王東杰認為，我們要重建「天下」的胸懷，不要凡事均依賴外交手段來解決。

（本文及圖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心靈驛站

文：翁秀美

時間經過

時間，是甚麼呢？現代漢語解釋為：是特質存在的一種客觀形式，由過去、現在、將來構成的連續不斷的系統，是物質的運動、變化的持續性、順序性的表現。

時間甚麼時候開始的呢，無法溯其源頭。老輩人給我們講故事時，說不出具體時間，只能籠統地講：在很久很久以前……

天地間，我們仰望天空的渺遠，崇拜山的偉岸，讚歎水的寬容，喜愛花草樹木的千姿百態，欣賞魚蟲鳥獸的頑強生存。時間，讓大自然在不同時期呈現複雜多變、豐富多彩、漫無邊際的美。因為時間，事物外在的美在驚艷之中很快轉化或消失；因為時間，人類精神與藝術的美又成為永恒。

時間細數一年年的日昇月落，草長鶯飛，描畫天上的月圓月缺，守候塵世的人來人往。

江南小鎮，寬闊的庭院，老而舊；幽靜的小巷，深而長。踏着青石板，心瞬間安寧。河中鵝鴨鳴水，河邊女子正浣洗，棒槌聲聲，水珠碎了又圓；牆根下閑坐的老婆婆，和身後房屋融為一體，陽光下，仿如看見舊日時光裡風搖荷葉般的清秀臉龐。時間微笑而過，髮簪間開了朵花儿。

在一家木工作坊停留。隨着刨子一下下推進，半卷的刨花漫然飛出，香味四溢，專注的目光下，刻刀遊走處，木質如玉，紋路清晰，實用的生活用品，生動形象的工藝品在耐心與寂寞裡悄然生成。時間穿行於木片中，衣襟上沾了些木屑。

記憶中，老家牆上一鏡框的照片將歲月懸掛。時間給了我們美妙的童年，兄弟姊妹排排站，眼神純淨，衣裳窄小，摟着肩膀，笑容羞澀，簡單又溫馨的黑白照，儘管有些泛黃，邊角捲起，摺痕多處，卻把人拉進時間裡，與曲中人同悲同喜。



■存一份執著人生的曠達情懷，便是老去又何妨？網上圖片

文藝天地

浮城誌

文：陶 琦

有肉不吃吃頭菜

舊時的街坊鄰居，大人責罵孩子，有一句常用的土語：「有肉不吃吃頭菜！」乃形容一個人有點傻，不識好歹，拋卻享受而主動吃苦。小孩子之間吵架，也經常會責問對方：「你充甚麼頭菜？」意為對方虛張聲勢，故意裝蒜。至於說到頭菜與裝蒜的聯繫，還有一個著名的典故：《三國演義》裡面，劉備為了不引起曹操的疑心，假扮胸無大志，每天在園子裡種大頭菜，卻被老奸巨猾的曹操一眼識破。曹操遂以青梅煮酒宴請劉備，故意嚇他，結果把劉備的筷子都給嚇掉了。

若是追溯大頭菜的種植歷史，亦可謂久遠，《詩》曰：「采葍采菲，無以下體。」清代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云：「葍，蔓菁也，陳宋之間謂之葍。」葍或稱蕪菁，也就是大頭菜。只不過在《詩經》時代，人們尚未掌握醃漬的方法，大頭菜還只是一種吃起來帶有苦味、聊以頂飢的野蔬。所以「葍菲」一詞也被用於形容尚有一點可取之處的人和物。由古及今，圍繞着大頭菜的故事和語言，無不是具有貶義，用以指證大頭菜卑賤



■大頭菜

網上圖片

的身份，想不承認都難。

敝鄉周邊的大頭菜頗為有名。每年的仲春之月，農民就把新收穫下來的大頭菜，先晾曬一兩天，待其稍稍蔫軟，切成厚薄均勻的片，然後收入專門建造的水泥醃菜池裡醃漬。醃菜池呈長方形，有一米多深。先在池底鋪灑一層顆粒粗大的生鹽，然後以一層大頭菜一層鹽的方式堆疊起來，池滿後，在上面覆蓋一張塑料布防塵，再以大塊青石壓緊。數天後，將池中的大頭菜取出晾曬，風乾水分，再依照一層大頭菜一層鹽的方式入池醃漬。經過三醃三曬，大頭菜方才入味，可以轉收到瓦壇中，既可久存，亦便於轉運各地售賣。

過去在國營食品店的醬菜櫃檯前，都有一排口小腹大的瓦甕，要買大頭菜，顧客自己揭開甕上的蓋子，用筷子在甕裡挑挑揀揀，最後夾出一兩塊大頭菜，交給營業員稱量。拿回家後，放在淘米水裡浸泡，可以略微降低鹹度，然後切成細絲或顆粒。鍋燒熱，不施油鹽，把大頭菜入鍋煸乾，再加入五花肉同燜。大頭菜屬於是「嫌貧愛富」之物，尤其喜歡與葷物共處，若是素炒，味道也會遜色不少。所以最為常見的做法是加五花肉一起燜，讓大頭菜吸附肉中的油脂，再添放少許乾辣子增味，吃起來香氣特別的濃郁。尤其是在口味清淡的夏天，炒一碟又鹹又辣的大頭菜，既可下飯，也可以就粥，是許多家庭常備的菜餚。

在大頭菜寥寥可數的幾種做法中，最上檔次的大概就是炒雞丁了。把雞肉剁成小塊，煸乾後混合大頭菜一起燜。飽腹了雞油的大頭菜，用以下飯，滿口甘香。此時若再想起那句帶有明顯時代烙印的口頭禪「有肉不吃吃頭菜」，就會產生一個哈姆雷特式的疑問：究竟是吃肉，還是吃大頭菜？

手寫板

文：戴永夏

奇蛇趣談

自古以來，蛇跟人類的關係就十分密切。人們既敬牠，又怕牠；既把牠當做智慧的載體，又將牠視為陰謀的化身，對牠的感情複雜多樣。一些古代典籍和民間傳說中，也記錄了許多神秘詭異的奇蛇奇事，讓人讀之，頗感新奇有趣，獲益多多。

清代梁紹壬的《兩般秋雨庵隨筆》等書中，記有一種叫「量人蛇」的毒蛇。這種蛇又名「比蛇」，生活在廣東一帶的山中，一般長兩米左右。牠有一個怪癖，就是愛跟人比身高。一遇行人，牠就會豎立起來，長鳴一聲「我高！」若行人沒有反應，牠便自鳴得意，將那人猛咬一口；若行人舉起手中的傢伙，應一聲「我高！」牠即垂頭喪氣，自行墜地而亡。因此，在山路上行走的人若遇上量人蛇，會將隨身攜帶的雨傘、拐杖等高高舉起來，以保護自己。清代書畫家鄭板橋有感於此，在《比蛇》一詩中寫道：「好向人間較短長，截岡要路出林塘。縱然身死猶遺直，不是偷從背後量。」詩中既批評了量人蛇不自量力、好強爭勝的習性，也讚揚了牠慷慨仗義、不搞陰謀詭計的優點，頗值得玩味。

跟「比蛇」的好比相反，有的蛇則「懶」得出奇。如山東半島的崑崙山中，有一種叫「土橛柄」的「懶蛇」。這種蛇有劇毒，外貌跟眼鏡蛇相似，顏色和山路相近，常臥於山路中央睡懶覺，不易被人發現。行人結隊在山路行走，當第一個人從牠身上邁過時，牠懶得睜眼；第二個人跨過時，牠也懶得欠身；但第三個人再碰上牠，就在劫難逃了。牠會毫不客氣地猛咬那人一口，然後迅速跑掉。被咬的人如無蛇藥及時救治，會很快死掉，俗謂之「三步倒」。因此山裡人得出經驗：幾個人在山路上行走時，千萬不要前後魚貫，而應左右排列，同時前進，以免為懶蛇所傷。由此可見，懶蛇其實並不「懶」，牠只是「犯而不校」。但這「不校」也有限度，那就是再一再二不再三。如果一再受到「侵擾」，牠就會堅決回擊。

如果說以上兩種蛇的所為只能算雕蟲小技的話，那麼「九尾蛇」的本領則大得令人生畏。清代袁枚在《續子不語》中所記的這種毒蛇，生活在江西的深山之中，生有九條尾巴，尾端能發射毒液聚成的「毒彈」，對人獸威脅很大，所以山裡人都很怕牠，每天日落前就關門閉戶。有一次，一個商人來到山中，住進旅店。儘管人們告誡他山中有怪獸，夜晚不要出門，但他自恃會些

武藝，又抵不住山中月夜美景的誘惑，便在晚飯後開門出去賞月。他走出旅店不遠，忽見數十隻猴子驚慌失措地從遠處跑來，邊跑邊叫地爬上一棵大樹。商人隨即爬上另一棵大樹，想看個究竟。不多時，一條大蛇從樹林中竄出。牠身如圓柱，兩眼灼灼發光，腰以下的九條尾巴協調地向前行，並一路留下鐵甲般的響聲。這條蛇爬至猴群藏身的大樹下，九尾倒立，一邊像跳舞一樣不停地旋轉，一邊從尾端的孔中不斷向樹上發射「毒彈」。猴群中有「中彈」者，哀叫着一頭栽到地上，腹裂而死。大蛇在樹下慢慢地吞掉三隻猴子後，才擺動着尾巴揚長而去。商人看罷，嚇得兩腿打戰，大氣也不敢出。從此以後，他再也不敢夜間外出了。

當然，蛇中有「武林高手」，也不乏「文藝精英」。清代學者陳鼎在《蛇譜》中，就記載了一種會唱歌的「歌蛇」：

是蛇至秋風清、秋月明之夜，輒長歌如蚓然，有節韻抑揚婉轉，儼若刻羽流商。嗟乎！是蛇如可察，不妨著十餘頭作一部歌吹。

陳鼎耽於蛇的長歌妙曲，想組建一個蛇演唱班子，這想法既新奇，又浪漫，但是卻很難實現。因為蛇們的精彩表演，不都是與人為善，有時也別有用心，這從他所記的幾種會說話的蛇中可以看出。

《蛇譜》中寫到越南北部的邱蟠山上有一種叫「夜裡叫」的蛇，每至午夜，就大呼「救命」，聲音聽起來頗為恐怖；另一種蛇叫「肚裡餓」，身長尺許，色如竹葉，不咬人，也不怕人，見了人就喊「肚裡餓」。若投給牠食物，牠就接而食之，看上去倒很老實。還有一種「喚人蛇」，就跟老實不沾邊了。這種產於廣西山區의毒蛇，常伏在草莽間，當有人從身邊經過時，牠便關切地問道：「何處來？哪裡去？」一口標準的河南話。這人如誤認為蛇在向他表示好，趕忙做出回答，那就大錯特錯了。因為這蛇會暗地裡跟蹤牠，牠即使走出幾十里外，進了家門，晚上蛇也會破門而入，將牠吃掉，沒有人能夠制止。

由此看來，古人畏蛇，對牠高度警惕，並非偏狹多心。因為蛇如人，有好有壞；蛇性如人性，複雜而多變。即使一些看似「善意之行」，平常之舉，也往往包藏着禍心，埋設着陷阱。善良的人如不洞察明辨，極易上當受騙，付出沉重代價。